

世相放谈

旧书如老友

□李伟明

听得好几位乔迁新居的朋友说,搬家时,把家里的旧书全作废品处理了,只带了一些新书过去。这些朋友,和我年纪相当,基本上认为事业已到头,再等几年就退休,不需要坚持学习继续充电了,所以,业余也就不怎么看书了。那些旧书,特别是当年起步时的业务书籍,在他们看来,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留着也是累赘,不如借这个机会清理减负。至于少许留下来的新书,也不过是考虑到以后可能家里有谁还用得上,所以暂时不扔而已。

其实,很多人喜欢把旧书清理掉,哪怕并不搬家。有些是经常买书的人,书柜容量不足了,便以旧易新,让旧书给新书腾位子。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毕竟读书人没书房、有书房的人不读书这种现象比较普遍。读书者清贫,不读书者反而富裕,这简直是个没法评说的话题。为了读书而忍痛割舍旧书,实属无奈之举,改变这种状况,唯有让读书人有条件改善自己的居住空间。另一些则是本来就不怎么藏书的人,他们对书基本没什么感觉,家里空间再大,也未必有书籍的容身之所。对他们来说,看过了的书,都可能随时贬为废品(他们能看一看已经算很不错了),区区旧书更是不在话下。

因为处理旧书的人多,旧书市场便总是不缺货源。话说回来,卖到旧书市场的书算是幸运的,它们还可通过这个渠道流通下去,总比直接化为纸浆好多了。

我也算是一个爱书之人,对旧书还有更深一层的感情。多少年来,新书固然不舍得扔了,旧书更是不肯抛弃。从某个角度来说,早年收藏的业已发黄的旧书,是我们求知途中的老朋友。一个人“好读书”的习惯,往往是小时候养成的,其中就可能少不了那些旧书的功劳。书籍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学生时代,读物不多,偶尔找到一本“闲书”,那真是如高尔基所说的,“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经历,在图书品种繁多的今日,估计已少有人能够体会。那时的图书来源,主要靠互相借阅。为此,爱读书的人常常省吃俭用也要买上几本书——自己手上有书,才增加了向别人借书的资本。此时拥有的图书,虽然至今已老旧不堪了,但它就如患难朋友,最显真情。

记忆中,我藏书是从连环画开始的。还不怎么识字时,便喜欢收藏连环画,到了后来,自然而然喜欢上了其他图书,并希望手上的书能越来越多。早年在乡村上学时,只要有机会进县城,都会想办法到书店买一本书。那时的书店,图书品种实在少得可怜,有时瞄个一年半载,也只见那几种书。物以稀为贵,每新添一本藏书,都如获至宝,没事时便拿出来看看。后来进城工作,这些书依然舍不得处理。就是那些破损不堪的连环画,也专门用个大纸箱把它们保存起来了。有时想起昔日的阅读时光,但觉恍如隔世。现在看来,有些书并不高深,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我的影响不小,正是因为它们,使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写作,梦想着自己的文字也能变成印刷体,甚至形成一本书。

最令我回味的购书情景,也是购买旧书。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读中学时,某日,县新华书店运了一车旧书到学校来,放在一间教室里出售。对乡村里的人来说,那真是平生罕见的盛事,面对书的世界,大家几乎震惊了。这些书,因为出版时间久,价钱特别低廉,即使按原价,也是非常合算的。可惜囊中羞涩,虽然动用了积蓄许久的“小金库”,但经反复比较之后,仍只购得一本《倒序现代汉语词典》。数年之后,在城里读大学,某年国庆期间,市新华书店清仓,大量的旧书按三五折出售,时间还维持了好些天。旧书本来就便宜,折扣又低,真是重大利好消息。那些日子,有空就往新华书店跑,淘金人一般在书堆里寻找。那时依然寒寒,所幸有点稿费可自由支配,不至于影响生活,于是陆续买了几十本书,我的藏书量瞬间暴增。记得其中一本《高山下的花环》,只花了几毛钱,但捡了一个大便宜。学校有一位老师也加入了淘书的队伍,每次扛一蛇皮袋回去,让人看了好生羡慕。只是,从此再也没遇到这等美事,倒是新书越出越多,书价也越涨越高,让人心动的书却并不多了。

旧书和新书相比,印制工艺自然相差太远,显得简陋、单调、土气。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在内容上,旧书未必就陈旧落伍了。物质方面的事情,今人往往胜古人,文化方面则不见得。也许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但高峰则未必超越了前辈,否则,为什么我们依然把《红楼梦》视为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很多书,其价值并不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贬值,多少年过去依然是精品,而且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还有一些书,则因为出版时间久远,市场上已很难找到,对于读书人尤其是刚好有需求的人来说,它们更显珍贵。

旧书如老友。它们在我们刚起步时,就与我们相伴,给我们乐趣,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力量,为我们加油。如今你也许事业有成,也许觉得当年的力量已微不足道,也许认为那些旧书再也发挥不了作用,但是,那段岁月依然是值得回味的,那些经历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知根知底、风雨同舟的老友最值得信赖,一个人不管地位如何变迁,往往能在“发小”面前保持纯真。在我看来,同样的道理,对待旧书,不管自己如何“成熟”,不能忘却了那片初心,淡漠了那份感情,空间再紧张,依然得给它们留一席之地。



朱长江在整理藏品。

听闻崇义有位收藏家,家中有6000多件各式客家老物件。4月25日,记者慕名来到崇义县长龙镇大摆村,在沿河边一处青山脚下,见到了朱长江。现年51岁的朱长江穿一身老旧的黑衣黑裤,配上一双黑布鞋,十足客家大叔形象。家中多到数不清的藏品,正是这位收藏家身份的象征。

留住客家旧时光

崇义县朱长江痴迷收藏老物件的故事

□记者李伟明 通讯员钟水旺 范彩华 文/图

一脉相承爱收藏

朱长江家是一栋3层的乡村民居楼。记者走进他家小院,只见屋檐下、柴火棚、草坪空地上都堆放着各式老物件。他热情地领着记者到屋内参观,一进屋,那众多的藏品让人应接不暇,着实令记者有些震撼。

记者本以为这是朱长江的全部藏品,没想到他又带着记者跨过门前的小河——这里的一大片土地堆放的客家老物件是其家中的数倍。“家里实在没有下脚的地方啦,这块地是前两年租过来的,那些不怕淋雨的物件就都搬到这里来了。”朱长江笑着说。

朱长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爷爷喜欢收集农村老物件,从小听爷爷讲这些老物件的故事和用途。父亲受爷爷的影响,也喜欢收藏老物件,年轻时我常被父亲叫去当帮手,把收购到的老物件用拖拉机拉回来。他们都是我收藏的老师。”朱长江说。

前些年,父亲年事渐高,便将多年来收藏到的2000多件客家老物件传给了朱长江,并再三叮嘱道:“老物件有故事,保管好来,留给后代。”

出于一份热爱,亦是一份责任,朱长江牢记父亲的叮嘱。这些年,工作之余,他便到处搜索老物件,遇到合适的便欣然买下。

朱长江读书不多,但脑子灵光,初

中没有毕业便在社会闯荡。他搞过运输,给人拉木头挣钱,承包过山林,经营过杉木经济林,还种植过景观苗木,承包过园林绿化工程……辛苦创业让他有了更多资金,收藏老物件自然有了底气。

小到小人书、古铜钱、煤油灯,大到风车、石磨、客家竹编,朱长江的藏品涵盖乡村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不管是生活用品,还是农用工具,或是家用电器,我都感兴趣,愿意去收藏。”朱长江坦言。

不以金钱论价值

刚开始收藏时,朱长江也像大多收藏者那样,走村串户、挨家挨户上门收购。但这种收购方式效率低下,不少村民对家里的老物件有感情,在卖与不卖之间犹豫不决,有些物件即使买来,也可能被村民再“赎”回去。

“收藏过程中,认识了不少同行,现在大多藏品都是他们转卖给我的。只要是我没有的、喜欢的,都会想方设法让同行转卖给我。”朱长江边介绍他的“战利品”边说。

其妻邓小凤在旁边打趣道:“难怪村里人会叫你‘怪人’,因为你看上的物件,别人不卖给你,你就天天往人家家里跑,不卖给你就赖着不走。”

朱长江刚开始搞收藏时,邓小凤是一百个不愿意。她抱怨道,家里做生意要做,搞收藏耽误挣钱,还要不断花钱。但随着时间推移,她了解了一些老物件的历史、工艺、用途和故事后,也喜欢上了老物件,慢慢接纳了丈夫的收藏行为,从反对到支持,从旁观者到得力助手,成为了朱长江搞收藏的坚强后盾。

当记者问及朱长江是否愿意把收藏的老物件转卖给他人时,他说:“每个老物件都承载着满满回忆,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因而,他的收藏品基本不卖,只在有很想买的收藏品而又实在资金紧张时,才会忍痛割爱。

朱长江说,收藏老物件就是收藏历史,里面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只有懂得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才有收藏的价值。每件老物件都是有“门道”的,不然就是一堆废品。

爱一行,专一行。学习行业知识、了解每一个老物件的历史、工艺、用途

和故事,是朱长江一直坚持做的事。除了通过查找书籍、网上查阅、向其他人请教等方式来学习,他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展览馆参观学习。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朱长江喜欢收藏老物件,并已成为周边县区小有名气的农民收藏家。

老物焕发新生机

“村里有人说朱长江把有些别人丢弃不要的东西花钱买回来,还堆得家里乱糟糟的。”村民朱大叔对记者笑着说。朱长江却说:“老物件是文化的载体,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多客家文化、农耕文化。”

经常外出参观各类展馆,也让朱长江萌生了建设展览馆的想法。可建展览馆资金是最大的问题,这几年他的苗木生意不景气,但只要收到货款,他首先便是投入展览馆建设。如今,他在大摆村各重要路口都设置了展览馆的引导牌,欢迎游客前来参观。

老物件繁多,朱长江长期“趴在”展览馆建设地整理老物件。不时有前来参观的游客提出关于藏品的问题,他一定会挤出时间来解答咨询。

“很多老物件都有我儿时的记忆,看到这些老物件便会想起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生活场景,满满的幸福回忆。”前不久,游客刘晓鸣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她很认同朱长江收藏客家老物件的行为:“孩子们对这些老物件基本上都不认识,除了有陌生感外,还有强烈的好奇。让他们多了解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这些年,朱长江的儿子朱腾伟工作之余时常帮助他一起整理、维修、外出收藏老物件,他也在父辈的引导下,渐渐地喜欢上了收藏老物件。

由于资金和技术欠缺,朱长江对收藏品的归类、维护和保养还不是很到位,老物件面临风化、生锈、虫蛀等各种问题。近些年来,崇义县文化部门和长龙镇积极协助朱长江成立了崇义县崇义农耕文化工作室,并为他争取项目资金,搭建农耕文化传承平台,同时帮助其对接展览和研学活动,助他更好地宣传农耕文化,让农耕文化之光闪耀在青山绿水间。



朱长江在向游客介绍藏品背后的故事。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读书成就梦想 知识照亮人生



中共赣州市委宣传部 赣州市文明办 赣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